古今譚槩

非族部第三十五目録

南海異事三條　蠻卿卿

産翁　土獠蠻俗

倭國　占城

頭飛計二條　吐蕃

契丹計三條　夷婦

韃靼　渾脫

狟羊　回鶻

木乃尹　大食國木花

古莽　白狼國
裸人　大宛
女國　金齒蠻
麻逸　吐火羅
暹羅　較沐
羅羅　爪哇
大耳國　聶耳國
辰韓　鵠國
勒畢　小人

大人　長人
長布巾長衣　無啓民綠民細民
含塗圖　黄龍
豐龍　龍鯥
大鵬 計二條　海鵬
海鬼　海大魚 計五條
鯙魚　漢泉井中魚
奔鯙　鯢魚納魚
人魚　鮯魚

橫公魚　鼉市
在此　蟹
千侯入蛇腹　神蛇
噴嚏驚虎　荊溪三虎
嚙虎　大蝶大蜈蚣
狒狒　訛獸
猊　山獺
躲破鼓

非族部

予猶曰、學者少所見、多所怪、窮髮之國、穴胸反趾、獨臂兩舌、殊風異尚、怪怪奇奇、見於紀載者侈矣、不聞此、不知天地之大、不聞此、不知中國之尊、予特採其尤可駭笑者著焉、而附以蛇虎之屬、若曰夷狄禽獸云爾、是爲非族第三十五、

○南海異事三條

南海男子女人皆縝髮、每沐、以灰投流水中、就水以沐以彘膏塗其髮、至五六月、稻禾熟、民盡髠、鬻於市、既髠

復取蜓膏塗之。來歲五六月、又可鬻。

解牛多女人、謂之屠婆屠娘。皆縛牛於大木、執刀數其罪、某時牽若耕、不得前、某時乘若渡水、不得行、今何以免死耶、以策舉頸揮刀斬之

貧民妻方孕、則詣富室指腹以賣之、俗謂指腹賣。或已子未勝衣、鄰之子稍可賣、往貸以鬻。折杖以識其短長。候已子長與杖等。即償貸者。鬻男女如糞壤、父子兩不戚戚

○蠻唧唧

右江西南多獠民，好為蜜唧唧，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漬之以蜜，置盤中，猶囁囁而行，以筯挾取咬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唧。

吳人以酒嘖蟛蜞食之，或入酒未深者，纔舉筯，皆走出盤外，此與蜜唧唧何異。

○產翁

南楚新聞云，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牀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疾亦如之，其妻了無所苦，炊爨樵蘇自若，又越俗，妻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溪河，返，具糜

倒壻、壻擁衾抱雛坐於寢榻、稱爲產翁、其顛倒如此、

○土獠蠻俗

土獠蠻俗、男子十四五、則左右擊去兩齒、然後婚娶、無赴觔、手摶飯而食之、足躡高橇、上下山坡如奔鹿、人死、以棺木盛之、置于伽顛崖之上、以先墮者爲吉

伽迓、俗、謹、朽、之、意、

○倭國

北史云、倭國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未明時、出聽政、日出便停理務、曰委我弟、

○占城

占城國釀酒法、以米和藥入甕中、封固日久、候糟生蛆爲佳醞、他日開封、用長節竹幹三四尺、揷入糟甕量人多少入水、以次吸竹、則酒入只、吸盡再入水、若無味則止、有味、封留再飲、歲時、縱人採生人膽鬻官、其酋或部領得膽入酒中、與家人同飲、又以浴身、謂之通身是膽。

○頭飛

占城國、婦人有頭飛者、夜飛食人糞、夫知而固封其項武移其身、則死矣、陳剛中在安南、有紀事詩曰、鼻飲如瓴甋、頭飛似轆轤。

嬴蟲集載老撾國人鼻飲水漿、頭飛食魚

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尋蟹蚓之類食之、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

吳時、將軍朱桓有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窻中出入、以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視、惟有身無頭、其體微冷、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再三墮地、而其體氣急疾、若將死者、乃去被頭復起附、如常人焉

〇吐蕃

唐貞元中、王師大破吐蕃於青海、臨陣殺吐蕃大兵馬使乞藏遮蔵、云是尚結贊、吐蕃乃收屍歸、有百餘人行哭隨屍、威儀絕異、使一人立屍旁代語、問以瘡痍痛乎、代應曰痛、即膏藥塗之、又問食乎、應曰食、即爲具食、又問衣乎、應曰衣、即命裘衣之、又問歸乎、應曰歸、即具輿馬載屍而去、若此異禮、必國之貴臣也、

〇契丹

契丹俗、每正月十三日、放國人爲賊三日、惟不許盜及

十貫以上、北呼爲鶻里咄、華言偸時也。

諺云、禽獸淫。無恥而有節。人淫。有恥而無節。余亦云、虜偸不禁而有時。中國偸禁而無時。

契丹牛馬有熟時、如南方之養蠶也。有雪而露草寸許、牛馬大熟。若無雪、或雪沒草、則不熟。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

○夷婦

蕭岳峰夷俗記、夷婦乳長、垂至腹下、時當刺繡、見輒從

腋後索而食之

○韃靼

韃靼腸極細如豬腸人身瘦長而鬪勝不畏死得勝則唱敗則哭韃婦至中國人戲弄其乳則喜以爲是其子也至隱處亦不爲意惟執其手則怒謂執手爲夫婦動挾刃剸其人

○渾脫

北人殺小牛自脊上開一孔逐旋取去內頭骨肉外皮皆完揉軟用以盛乳酪酒湩謂之渾脫

○種羊

大漢迤西人能種羊、取羊骨、以初冬未日埋地中、初春未日爲吹笳呪語、即有小羊從地中出。中國有種蚶種蠶法、種羊未是鑿空、

○回鶻

回鶻酋長共爲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刲羊、以指染血塗於佛口、或捧其足而呵之、謂之親敬、

○木乃尹

回回地面、有年老自願捨身濟衆者、乃澡身絕食、日啖

蜂蜜、數月、便溺皆蜜矣、旣死、國人殮以石槨、仍以滿蜜浸之、鐫志年月、俟百年啓視之、則已成蜜劑、名曰木乃尹、人有損折肢體者、食少許立效、見博物志補

○大食國木花

大食國、西南二千里外、山谷閒有木、生花如人首、與語輒笑、則落、

○古莽

古莽之國、其人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之所爲爲實、畫之所見爲虛、

○白狼國

西夷有白狼國者、依山以居、壘石爲室、如浮圖然、以梯上下、貨藏於上、人居於中、畜圈於下、見綱目

○裸人

天寶實錄云、日南廐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後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畫其兩目下、去前二齒以爲美飾

○大宛

大宛國人、皆深目、多鬚髯、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

所言、丈夫乃決正

○女國

女國在葱嶺之南、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妒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見隋書、

○金齒蠻

金齒蠻俗、處女淫亂同狗彘、未嫁而死者、所通之男子持一幡相送、有至百人者、父母哭曰、女愛者衆、何期夭逝、

○靡逸

靡逸國、族尚節義、夫死、其婦削髮絕食、與夫屍同寢、多與並逝者、逾七日不死、則親戚勸以飲食

○吐火羅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

○暹羅

暹羅國、婚姻、先請僧迎男子至女家、僧取童女喜紅點

於男子頷、名曰利市、然後成親、過三日後、又請僧送女歸男家、則置酒張樂待賓、喪禮凡富貴人死、用水銀灌腹而葬、平人、則舁至郊外海邊沙際、爲鳥所食、食盡飛去、餘骨號泣棄海中、謂之鳥葬。

○輆沐

越東有輆沐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言鬼妻、不可與共居、楚之南、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剔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孝子、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焚之、薰其煙上騰、謂之

登霞、然後爲孝、見墨子

○羅羅

羅羅（卽烏蠻）俗尚男巫、號曰大奚婆、以雞骨占吉凶、事無巨細皆決焉、凡娶婦、必先與大奚通、次則諸房兄弟皆喜之、然後成婚、謂之和睦、夫婦之禮、晝不相見、夜則同寢、生兒未十歲、不得見父、酋長死、以豹皮裹屍焚之、葬其骨於山、非至親莫知其處、葬畢、用七寳偶人藏之高樓、盜取鄰境貴人之首以祭、如不得、終不祭祀

○瓜哇

爪哇國凡主翁死殯之日妻妾奴婢皆帶草花滿頭披五色手巾隨屍至海邊或野地舁屍俾衆犬食食盡爲好食不盡則悲歌泣號積柴於傍衆婦坐其上良久縱火燒柴而死蓋殉葬之禮也

○大耳國

山海經有大耳國其人寢常以一耳爲席一耳爲衾

暑月又可作扇以玄德方之耶乎小矣

○聶耳國

聶耳國其人與獸相類在無腹國東其人虎文耳長過

腰、手捧耳而行

○辰韓

辰韓國、兒生、以石壓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見魏志

○鵠國

陳翠與齊桓論云、西海之外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好拜跪、壽皆三百歲、其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惟畏海鵠、海鵠遇、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在海鵠腹中不死、而鵠亦飛千里

○勤畢

勤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語國、

陳玄錫曰、傳云、僬僥三尺、短之至也、假令僬僥而適勤畢、必且詫爲蹄洸長人矣

○小人

西北荒中有小人焉、長一寸、朱衣玄冠、乘輅車導引、有威儀、人遇其乘車、竝食之、其味辛楚、終不爲蟲豸所咋、竝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蟲

○大人

咸熙二年、有大人見於襄武、身長二丈、脚跡三尺二寸、符堅時、河中得一大屐、長七尺三寸、又有桃核、可容五斗

○長人

成化辛丑、蘇州衛軍人數十泛海遭風、飄至一島、人皆長三四丈、以藤穿我一人於樹間、其人進出、至海邊、忽覩舟逐、截之而長人進至、船巳離岸、從岸上用手挽船、船人劒截其一指、辨之、乃中指一節、以尺度之、尺有四寸、過嘉定令取視、留置庫中

○長布巾長衣

蘇州府志云、有直指侯諸學宮、大風吹下一布巾、横直皆丈餘、以貯郡庫、又某年海上浮一衣來、長二丈、兩袖倍之

○無啓民錄民細民

無啓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爲人、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爲人、細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爲人、

○含塗國

含塗國貢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鳥獸皆能言語、雞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於山河海濱地中聞雞犬鳴吠、主乃掘取還家養之、毛羽雖禿落更生、久乃悅澤

○賣龍

秦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呪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初出、乃長數十丈、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乃取置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苦災旱、於是方士聞旱、便齎龍往出賣之、一龍直金

數十觔、舉國會飲以顧其直、乃發壺出龍、置淵中、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雨四集矣、見抱朴子

○鹽龍

蕭注從狄殿前之破蠻洞也、收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豢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盂、以玉筯摭海鹽飲之、每鱗中出鹽、則收用、以酒送一七、尊主興陽、後因蔡元度就其體舐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四日用亦有力、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

○龍鱗

武昌熊維顧談其邑因江漲漂一物如魚鱗於田間大如蓆或曰龍鱗也

○大鵬

嘉靖中海上會塋一大鵬鳥毛萬元獻親見在某郡庫中毛以久蠹獨見孔橫置在地平步入之無礙又海邊人家忽爲糞所壓沒從內掘出糞皆作魚蝦腥質半未化蓋大鵬鳥過遺糞也

林尚書瀚於內庫見大鵬翎一枝長丈許管中可容兩人坐公自作記

○海鵬

正德末、有鳥黑色、大如象、舒翅如船蓬、飛入長安門內大樹上、弓弩射之、皆不入、民家所養鵝、被啄而食之、如拾蛆蟲然、數月方去、人以爲海鵬也

○海鳧

晉時、有人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

○海大魚

崇明志、海上有大魚、過崇明縣、八日八夜、其身始盡

海舟汎琉球、夜見山起接雲、兩日並出、風亦驟作、擄舟欲覆、衆皆駭惑、舟師搖手令勿言、但閉目坐、久始不見舟師額手賀曰、我輩皆重生矣、起接雲者、鰌魚翅也。兩日、目也。見使琉球錄

宋高宗紹興間、澤浦海場有魚高數丈、割其肉數百車、至割目、乃覺轉動而旁艦皆覆、近時劉參戎炳文過海洋、於亂礁上見一巨魚橫沙際、數百人持斧、移時僅開一肋、肉不甚美、肉中剌骨亦長丈餘、劉攜數根歸以示人、想皆此類耳、見獪園

南海人常從城上望見海中推出黑山一座、高數千尺、相去十餘里、便知爲大魚矣、此魚偶困而失水、蜿蜒島上、居人數百、咸來分割其脂爲膏、經月不盡、又有貪取魚目爲燈、相與攀援騰踏而上、其目大可數石、計無能取、失足溺死於中者同時七人、乃止、見獪園

昔人有遊東海者、既而風惡船破、補治不能制、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共侶懽然下石植纜、登洲煑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斫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也、吸波吐浪、去疾如風、在洲上死者十

〇鱘魚

大街袁六務曾網一鱘魚、長而極瘦、始怪之、肚中得一粗碗、蓋爲此物所膺瘦者以此、見稽園

〇漢泉井中魚

河陰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中三魚、一金鱗、一黑、一如常、而半邊鱗肉與骨俱無、獨其首全、與二魚竝游無異、但其游差緩、不復有揚鬣撥刺之勢、俗傳漢皇食鱠、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

倉皇棄魚井中而遁、

○奔䱐

奔䱐、一名瀱、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若鮎、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陽類人、取其子著岸上、聲如嬰兒啼、項上有孔通頭、氣出嚇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爲候、相傳嬾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

○鯢魚䱊魚

䰳梘歲杪、鯢魚、出峽中、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

含水上山、茹草葉覆身、張口、候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將食、先縛之樹、鞭之出汁如白汗、乃無毒、鰍魚出四川雅州、似鯢、亦能緣木、蜀人食之、孟子謂緣木求魚、理所必無、不知天壤間正不可窮也

○人魚

宋待制查道奉使高麗、晚泊一山、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鬟紛亂、肘後微有紅鬣、查曰此人魚、命水工以篙扶於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手感戀而沒

聞北方有人魚、身白皙、牝牡交感、與人無異、鰥寡多取畜池中、未知卽此種否、

○鮹魚

異苑云、鮹魚、凡諸魚欲産、鮹輒以頭衝其腹、世謂衆魚之生母、

○横公魚

北方荒外有石湖、出横公魚、夜化爲人、刺之不入、煑之不死、以烏梅二十七煑之卽爛、可已邪病

○蜃市

南海之濵、有鼉市焉、鼉暴背海隅、邉幅廣脩不知幾百里也、居民眠為石洲、漸創弥浹、鱗列成市、亦不知幾何時也、異時有穴其肩為鐵冶者、天旱、火熾、鼉不勝熱、怒而移去、沒者凡數千家

紅塵中、大都鼉市也、特未遭漂沒、故不知耳、

○在此

太倉董氏嘗捕得一鼈、人首、出水作歎息聲、懼而殺之、

按酉陽雜俎名曰在此、鼈身人首、鳴則若云在此、故以名之

○蟹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簖於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腕皆脫不能行、二蟹舁以過簖

○千侯入蛇腹

上虞徐孝廉計偕京師、與一千侯同舍、蜀人也、貌甚偉而鱗文遍體、皺如青赤松皮、面有瘢痕隱起、類三當錢大、狀若賴風者然、訊之、具言少年嗜酒落魄不羈、一日從所親會飲野次、時天色漸暮、歸不及城、便醉臥道傍

草積間、夜半、宿醒始醒、覺悶甚、首如蒙被、展轉反側、不知身在何所、已而捫之、微溫、嗅之腥不可忍、尋思腰間有七首、急抽而割之、得肉一臠、復嗅之、腥甚、棄去、旋割旋棄、如此者凡數十臠、漸漸漏明、於是悉力以從事、俄而此竅漸廣、頃之如土穴矣、因躡身躍出、睨之、乃一大蛇也、遂驚仆地、明日家僮消息至其所、見主人與蛇並死於道、奔告鄰里、急舁歸營救、復甦而膚間痒不可耐矣、幸遇明醫得不死、三月而痒止、及起、則膚革變色、幾

類漆身

○神蛇

搜神記、蛇千年、則斷而復續、淮南子云、神蛇自斷而自續、隋煬帝遣人於嶺南邊海窮山、求得此蛇數四、至洛下、長可三尺、而色黄黑、其頭錦文金色、不能毒人、解食肉、若欲其身斷、則先觸之令怒、使不任憤舞、則自斷爲三、四、其斷處如刀截、亦微有血痕、然久而怒定、則三四斷稍稍自相就而連續、體復如故、隋著作郎鄧隆云、此靈蛇類能自斷、不必千歳也

○〇噴覺驚虎

唐傳黄中爲越州諸暨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遂噴嚏聲振、虎驚躍落崖下、遂爲人所得、

荆溪三虎

荆溪吳康侯嘗言山中多虎、獵戶取之甚艱、然有三事可資談笑、其一山童早出、往村頭易鹽米、戲以藤斗覆首、虎卒搏之、銜斗以去、童得免、數日山中有自死虎、蓋斗入虎口既深、隨口開闔、虎不得食而餓死也、其一、銜豬跳牆、虎牙深入、而牆高難越、豕與夾牆而掛、明日俱

死其處、其一、山中酒家、一虎夜入其室、見酒竊飲、以醉甚不得去、次日遂爲所擒

○嚙虎

近處有壯士守水碓、爲虎攫而坐之、碓輪如飛、虎觀良久、士且醒、手足皆被壓、不可動、適見虎勢翹然近口、因極力嚙之、虎驚、大吼、躍走、其人遂得脫

昔人料虎鬚、今人乃吮虎卵乎

○大蝶大蜈蚣

物之變者蜈蚣、軀者蝴蝶、嶺南異物志、見有物如蒲帆

過海、將到舟、競以物擊之、破碎墜地、視之、乃蝴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稱肉得八十觔、啖之極肥美、葛洪遐觀賦、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屠烈取肉、白如瓠、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覆鼓、其肉暴爲脯、美於牛肉天寶四載、廣州府因海潮漂一蜈蚣陸死、割其一爪、則得肉一百二十觔

○狒狒

物類相感志曰、狒狒出西南蠻、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能負千觔、既力若此、何能致之、

對曰、狒狒見人喜笑、笑則上唇掩其額、故可釘之、髮可為髲、血可染衣、身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

按狒狒、亦名費費、又曰梟陽、被髮反踵、獲人、則持其臂而大笑、笑止、即傷人矣、土人截大竹為筒、絡於項下、納手筒中、狒狒既笑、則上唇蔽額、人從筒中出手、以釘釘其唇於額上、然後聚衆而擒之、元稹詩、狒狒穿筒格、猩猩置屐馴

○詑獸

神異記、西南荒中出訛獸、其狀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東而西、言惡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眞矣、

○貌

狗纓國獻一獸、名貌、吳大帝時、尚有見者、其獸善遁人人室中、竊食巳、大呌、人覓之、卽不見矣、故至今吳俗以空拳戲小兒曰吾唉汝、巳而開拳曰貌、

○山獺

有山獺、淫毒異常、諸牝避之、無與爲偶、往往抱樹枯死、其勢入木數寸、

○躲破鼓

兵部郎中鄭獅南家、曾養二猴、其牝者甚淫、一旦失牡猴、叫號不已、主人遍覓不得、越宿乃自破鼓中出、今號人之避內者為躲破鼓。

鄧震舟曰、臨水登山、僧房道院、皆破鼓也、節慾養生者、不可不知。

非族部終

雜志部第三十六目錄

勇可習　眞主奇徵
周尹氏　八字無憑
帝王言命　嶽神戲夢
造化弄人計二條　惡蟲齧頂
張生失金　奇寃
嫁娶奇合　趙母奇語
一日得二貴子　醉毆奇禍
世事翻覆　東坡奇夢

投牒自薦　戴探花
覘達　覘娶 計三條
曾偶然　陸孝康
白公裂詩　篔簹谷筍詩
一句詩　呂常題畫
李龍眠畫　吳文定書扇
李十八草書　登科奪字
籍詔請署　主隼侍寵
都都知　垂柳賜姓

拔河戲　手搏
賭官　打毬賭
微行　饒州人
勳臣讖語　科舉弊
徐相國善答　講咸丘蒙章
掌院名言　祝瀚批寧府帖
鏟頭會　邊將隱匿
李實　黃慈貴
武廟南巡事計四條　蕭穎士僕

溫公二儀 計二條　高德基平江事二條

老人貴人婦人入友　世事相反

雜志部

子猶曰、史傳所載、採之不盡、稗官所述、闕之不盡、客座所聞、錄之不盡、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談諧方暢、謔笑紛沓、忽焉喙短詞窮、意敗矣、爾時得一奇事、如獲珍珠船、因不忍遺、置爲雜志第三十六

○○勇可習

魏杜襲爲西鄂長、劉表攻西鄂時、栢孝長在城中、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出戶問消息、四五日後、乃負楯親鬭、語襲曰、勇可習

也

○眞主奇徵

我太祖幼時、嘗見羣鷲、遊於庭、戲以青白二紙旗左右竪立、命之曰、青者立青旗下、白者立白旗下、羣鷲應聲如命而徃、一花鷲不知所適、往來於青白之間、

○周尹氏

周尹氏貴盛、五葉不別、天饑作粥會食、聲聞數里外、

○八字無憑

昔趙韓王時、有軍校與同年月日時、若趙有一大遷除、

軍校則一大賞罰、小遷轉、則軍校微有譴叱

○帝王言命

太祖嘗至國子監、有厨人進茶、偶稱旨、詔賜冠帶、有老生員夜獨吟云、十載寒牕下、何如一盞茶、　帝微行適聞之、應聲云、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嶽神戲夢

浮碧山之神、惟東嶽最靈、凡以夢祈者應如響、邑中有父子同應鄉試者、禱於嶽、以夢示曰、汝往問秦褱三孺人可矣、二人未解所謂、偶下山見一丐婦浣於河問之

曰、秦褁三孺人者爲誰、其婦張目咤曰、汝奚問爲、蓋此婦與邑少年秦褁三狎、故有是號、忽聞其語而心怪之也、二人猶未悟、對曰、吾欲問我父子誰中、其婦罵曰、入你娘的倒會中、其年、父果中。

○造化弄人

萬曆癸未、管明府九臯、始與同儕越公車選、夢神人屬以七題、次早搆房間文佳者熟讀之、及入試、七題果符所夢、因信筆以所熟文寫就、不暇搆思、自喜得神助、必中矣、乃是年主考厭薄舊文、盡括坊間文入內磨對、凡

同者鄉之人，以是下第，選授富順令

莆田一秀才往九鯉湖求夢，夢曰，明日所遇官，即爾功名，次日遇鍾御史，李大參，皆其里人，生大喜，告以故，李曰，學鍾先生，鍾曰，學李先生，皆言當如其官也，後僅以歲薦任教職卒，人始悟為學中先生，學裏先生云

○惡蟲齧頂

天順間，徽士吳與弼到京，英宗御文華殿召對，吳默然無應，惟曰，容臣上疏，衆方駭異，上不悅駕起，吳出至左順門，除帽視之，有蝎在頂，螫皮肉紅腫，方知其適

不能答者、以盩故也、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適言高宗某事、史忽淚下、上問故、對曰、因念先帝舊恩耳、孝宗亦下淚、明日御批史爲侍郎、不知當時乃爲蜈蚣所螫、故下淚也、嗚呼、均爲惡蟲螫頂、敬君者不遇、欺君者蒙恩、豈非數哉、

○張生失金

嘉靖時、抗人張姓者、自幼爲小商、老而積金四錠、各束以紅線、藏於枕、忽夜夢四人白衣紅束、前致辭曰、吾等隨子久、今別子去江頭韓餠家、覺而疑之、索於枕、金亡

矣、躊躇歎息之、江頭詢韓、果得之、張告韓曰、君曾獲金四錠乎、韓驚曰、君何以知、張具道故、韓欣然出金示張命分其半、張固辭謝、遂出門、韓留觴之、舉一錠分爲四、各裹餅中、臨行贈之、張受而行、中途值乞者四、求之哀、各濟以餅一、四乞者計曰、此餅巨而冷、不可食、何不至韓易小而熱者乎、遂之韓、韓笑而易之、

○奇蹇

昔淮南盧嬰平生奇蹇、謂至人家、其家必遭橫禍、或小兒墮井、幼女失火、王休佑所執木手板、得者必不祥、近

雍聽若野王，多能而貧甚，始客食，食人皆避畏之，呼爲耗神，已造一訟者及病者家，二家俱敗死，比至京，京中復聞斯語，會二人博，而雍坐負者傍，或語負者，謂勝者教之，負者怒，毆之幾死，

○嫁娶奇合

嘉靖間，崑山民爲男聘婦，而男得癩疾，民信俗有冲喜之說，遣媒議娶，女家度壻且死，不從，强之，乃飾其少子爲女，歸焉，將以爲旬日計，既草率成禮，男父母謂男病不當近色，命其幼女伴嫂寢，而二人竟私爲夫婦矣，逾

月、男疾漸瘳、女家恐事敗、詒以他故邀假女去、事寂無知者、因女有娠、父母窮問得之、訟之官獄連年不解、有葉御史者、判牒云、嫁女得媳、娶婦得壻、顛之倒之、左右一義、遂聽爲夫婦焉、吳江沈寧菴吏部、作四異記傳奇、

○趙母奇語

趙母桐鄉令東郡虞韙妻、穎川趙氏女、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愼勿爲好、女曰、不爲好、當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況惡乎、

○一日得二貴子

楊公某、關中盩厔人、婦李氏生一子、纔七歲、公復買於

閩漳浦、主龔氏家、龔新寡、復為其家贅壻、生一子、冒姓龔氏、亦已三歲、倭夷寀犯海上諸郡、略公以去、居十九年、髡跣跳戰、皆倭習矣、後又隨衆犯閩、會閩帥敗之去、而公得遁歸爲累囚、屬紹興郡丞楊公世道者、鞫辨之、夷耶民耶、公曰、我閩中民也、因道其里族妻子名姓、多與已合、異之、歸以問母、母令再讞、而聽於屛後、不數語、大呼曰、而翁也、起之囚中、拜哭皆慟、洗浴更衣、慶忭無極、次朝龔公知公得翁、舉羔鴈爲賀、公觴之、翁出行酒、龔公問翁何由入閩、翁言其始末、又與龔公家里族妻

子名姓合、與之、亦歸以問母、其日翁來報謁、蘖公觴之、而母竊聽其語、又大呼曰、而翁也、其爲悲喜猶楊丞家、於是閭郡黎老歡忭、呼爲循吏之報、士大夫羔鴈成羣、蓋守丞郎異地各姓、實同體兄弟、而翁以髡跣跳戰之卒、且爲纍囚、一日而得二貴子、兩夫人、以朱轓于鍾養焉、其離而合、疏而親、賤而榮、豈非天故爲之哉、

○醉毆奇禍

甲乙二人俱醉、遇於途、甲毆乙仆、視之、死矣、遯去、總甲見之、亟白於官、時已暮、姑以葦席四懸障屍、衆寢衛於

狀、夜半、乙稍寤、已迷前事、思安得處此、必犯夜禁、潛起
逸歸、及明、守者失屍驚懼、須臾官來、謂受賄棄屍、痛加
箠楚、守者誣服、請取屍來、乃共往伺於郊、一人醉而來、
衆前撲殺之、舁入葦室、而乙方大醒、記得曾被甲毆、詣
甲喧、甲以賄求解、比官以殺人捕甲、甲邀乙往白、官訊
守者屍所來、不能諱、坐死

○世事翻覆

曹詠侍郎夫人厲氏、餘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與
夫不相得、仳傐而歸、乃適詠、時詠尚爲武弁、不數年、以

秦檜之姻黨、易文階、驟擢至直徽猷閣、守鄞、元夕張燈州治、大合樂宴飲、曹秀才攜家來觀、見屬服用精麗、左右供侍、備極尊嚴、語其母曰、渠乃合在此中居厚享、如此富貴、吾家豈能爾、歎息久之、詠日益顯、爲戶部侍郎、檜殂、詠貶新州而亡、屬領二子扶喪歸葬、二子復不肖、家貲蕩析、至不能給朝餔、趙德光之妻、屬之從父妹也、憐其老、且無聊、招置四明里第、養之終身、屬閒出訪親舊、見故夫壻曹秀才家、門庭整潔、花木蓊茂、謂侍婢曰、我當時能自安於此、豈有今日、因泣下數行、二十年間、

夫妻更相悔羞

衛青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公主仳離擇配、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歸之、丁晉公治甲第、鉅麗無比、楊景宗躬負土之役、後景宗以外戚起家、丁第竟爲楊有、錢思公治裝、銀工龔美（一作劉美）、實爲之、後龔美貴、而美所手製皆歸之、王詵爲侍禁三班、院差監脩主第、語同事曰、吾輩辛苦造成、不知誰居此、不踰時、詵尚主、竟居焉、陸都督炳、治第京師、督工甚嚴苦、未幾、陸敗、工某由外戚貴、即以陸第賜之、河陽花。今朝

如土昔如霞武昌柳春作青絲今作帚世事翻騰大都如此

○東坡奇夢

東坡志林云予在黃州夢至西湖上夢中亦知爲夢也湖上有大殿三重其東一殿額云彌勒下生夢中云是僕昔年所書衆僧往來行道大半相識辯才海月皆在相見驚異僕散衫策杖謝諸人曰夢中來遊不及冠帶

○投牒自禍

三山蘇大璋治易有聲戊午鄉試夢爲第十一向人道

之、有同經人訴於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與試官有成約、及將揭榜、第十一名卷、果易也、主司既開外議、乃謀於衆、命以陪卷之首更換、所換者、乃大璋卷、而換去者、正投牒之人也、衆咸謂天道之公、榜遂定、明年蘇冠南宮

○戴探花

莆田戴大賓（字寅仲）八歲遊泮十三中鄉試、十四以探花登第、亡何卒、其家以喪歸、父母悲甚、必欲發柩省視、及發、乃一白鬚叟、大駭異之、棄屍於地、詰責其奴、奴無以

自明其夜大賓曰叟吾前身也上帝憫其苦學白首不第托生汝家暫享榮名以酬吾志變形者不忘其初也父母由是止哀

○晚達

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名陳修唱名時高宗問年幾何對曰七十三矣問有幾子對曰未娶遂詔宮人施氏嫁之時人戲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鶴林玉露

淸暇錄又謂詹義登科後解嘲曰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逢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

三。清波雜誌又謂閩人韓㣉、未知孰是

○晚娶

閩人陳嶠、六旬餘、始獲一名、還鄉娶儒家女、至新婚、近八十矣、合巹之夕、文士咸集、悉賦催妝詩、咸有生荑之諷、嶠亦自成一章、其末曰、彭祖尚聞年八百、陳嶠猶是小孩兒。座客皆絕倒

幽州有壇長近八十歲、卽都校之元昆也、每歸俗家、以其衰老、令小青扶持、因而及亂、遂要反初、以青爲偶、乃謂偶曰、平生不謂有此歡暢、悔知之晚、

陳覞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處士新婚燕爾、答曰、僕久處山谷、莫預出仕、不知衣裙之下、有此珍美。

○曾偶然

泰和曾狀元鶴齡、永樂辛丑會試、與浙江數舉子同舟、率年少狂生、議論蜂出、見曾簡默、因是共舉書中疑義問之、遜謝不知、竊笑曰、夫夫也、偶然預薦耳、遂以曾偶然呼之、既而衆皆下第、曾獨首榜、乃寄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豈意偶然又偶然。

○陸孝廉

長洲陸孝廉世明省試不第、歸過臨清鈔關、錯認爲商、令納稅、陸呈一絕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稅愁、主事見詩驚愧、亟迎入、款贈甚厚

○白公裂詩

袁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句、時元白首唱、次至楊汝士、楊援筆書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冷淡生活

文士相妒自古而然護前者寧獨吳老公

○篔簹谷筍詩

篔簹谷在洋州文與可嘗令蘇子瞻作洋州園池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子瞻詩曰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是日與可與妻遊谷中正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大笑

○一句詩

謝無逸嘗以書問潘邠老大臨近作新詩否答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致昨日清臥聞攪林風雨聲遂起題壁曰

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稅人至、敗意、止此一句奉寄

○呂常題畫

中山武寧王玄孫徐某、一日與吳小仙孫院使宴飲、命吳畫女樂諸子、及孫吳陪飲之圖、畫畢、徐喜曰、惜欠風流題客、後以屬太常卿呂常曰、不必我諛、但須寫當日實事耳、呂爲製長歌、鋪敘家樂、援引故典、末云、吳生吳生欲鬧揚、自畫白皙君侯旁、如何更著孫思邈、中酒却耍千金方、徐大笑曰、是日果中酒也、聞者絕倒

○李龍眠畫

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樗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據一局、骰迸盆中、五皆梟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爲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耶、衆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吳文定書扇

吳文定公居憂時、嘗送客至門外、見賣扇兒號泣於途、問之、乃緣持扇假寐、爲人盜去數事、恐家人皆罵耳、公命取所遺扇來、盡書與之、兒不知、反以爲汚其扇、復大哭不已、旁人諭令必得重價、然後賣兒持扇甫出門、競致去、所得數十倍、兒歸、具道其事、再持扇來乞書、公但笑而遣之

○李十八草書

宋時有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蓋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後稍進、以書問十

五、近日比舊何如、十五日、可稱泰吉了矣

○登牀奪字

唐太宗賜宴玄武門、援筆作飛白、衆乘酒、就帝手中相競、常侍劉順登御牀、引手得之、有不得者、言順不敬、宜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箝詔請署

安樂公主、中宗最幼女也、嫁武三思子崇訓、光艷動天下、嘗自作詔箝其前、請帝署日、帝笑而從之

○王準恃寵

王拱之子準、爲衛尉少卿、出入宮闈、以鬬雞侍左右特寵驕恣、嘗率其徒過駙馬王銑私第、銑望塵趨拜、準挾彈中銑冠上、折其玉簪、以爲笑樂

○○都都知

咸通中、俳優恃恩、咸爲都知、一日奏樂諠譁、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並進、上曰、止召都知、何爲畢至、梨園使奏曰、三十人皆都知也、乃命李可及爲都都知

後王鐸爲都都統、襲此、○我蘇新入泮者、廣文先生督其贄儀、必分上中下戶、以爲隆殺、近謂上戶未厭

更立超超戶名色、取贊倍常、超超戶可對都都知、

○垂柳賜姓

煬帝開河成、取吳越民間女年十五六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每䌫纜一條、女十人牽之、間以羊十口、時盛暑、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梁兩堤上、一則樹根四出、鞠護河堤、二則牽舟之女獲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栽、栽畢、帝御筆賜垂柳姓楊、曰楊柳

○拔河戲

唐時、清明有拔河之戲、其法以大麻絙兩頭各繫十餘小索、數人執之對挽、以强弱爲勝負、時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爲之、七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年老無力、隨絙踣地、久不能起、上以爲笑

○手搏

唐主存勗嘗與李存賢手搏賢不盡技、唐主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鎭、存賢乃仆唐主、及卽位、以賢鎭幽州、謂曰

手摶之約我不食言

○賭官

文海披沙云、宋文帝與羊立保賭、立保勝、遂得宣城太守、陳敬瑄與師立牛勉羅元果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頭籌、遂授節鉞、識者笑之、然偏安亂朝、固不足怪、宋藝祖開寶四年廷試、例以先納卷爲魁、時王嗣宗與陳識同納卷子、上命二人角力以爭之、嗣宗得勝、遂爲第一、識次之、創業之主、亦爲此兒戲、可笑也、涑水記聞云嗣宗與趙昌言手搏角力、恐誤、昌言係太平興國元年胡旦榜第二人

○○打毬賭

熙寧初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子、上問二王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賭別物、若贏時、只告罷了新法

○○徼行

王黼雖爲相、然事徽考極褻、宮中使內人爲市、黼爲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窘、乃曰、告堯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與踰墻徼行、黼以肩承帝趾、墻峻、微有不相接處、上笑曰、聳上來司馬光、黼亦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

五國城中有此快樂否

○○饒州人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或謂之曰、諸公皆不是癡漢諺云饒人不是癡漢又有監司薦人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

○○勳臣譏語

洪武甲子開科取士、諸勳臣不平、曰此輩善譏訕、初不自覺、且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聖祖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

之　帝自此覽天下所進表箋多罹禍者

○科舉弊

宋承平時科舉之制大弊假手者用薄紙書所爲文揉成團名曰紙毬公然貨賣今懷挾蠅頭本其遺製也萬曆辛卯南場搜出某監生懷挾乃用油紙捲緊束以細線藏糞門中搜者牽線頭出之某推前一生所棄擲前一生辨云即我所擲豈其不上不下剛中糞門彼亦何爲高聳其臀以待擲耶監試者俱大笑

○徐相國善答

世宗好言長生、乙丑會試題、夫政也者蒲蘆也、又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上問輔臣蒲蘆是何物、夷是何義、徐階對曰、夷是有恒之義、蒲蘆是長生之物、

○○講咸丘蒙章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章、至放勳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掌院名言

國初一上舍任左都掌院、羣僚忽之、約二三新差巡按

者請教、掌院者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回來、不可使人、笑、羣屬凜然、

○祁瀚批寧府帖

逆濠有鶴帶牌者、民家犬噬之、濠牒府欲捕民抵罪、南昌守祁瀚批曰、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爭、何與人事、

○鏟頭會

國初惡頑民竄入緇流、聚犯數十人掘泥埋其身、十五竝列、特露其頂、用大斧削之、一削去頭數顆、名鏟頭會、

後因神僧示化屢鏟復生遂罷斯會

僧家奸惡不可枚舉近日吾蘇葑門外有鄉民於所親借銀三兩完官適是日官冗免比限民姑以銀歸將還所親偶為同行相識者述之時天已暮矣忽見有挑包客僧隨其後意彼已竊聞然猶未甚疑也既出城里許同行者別去顧僧猶在後心稍懼復里許新月慘淡回首失僧詳視乃在井亭中解衣民懼甚前有石橋急諳橋下自匿微窺之見僧裸體持鐵箍棒疾馳上橋左右覵大聲曰何處去了復下橋前驅

民潛出退走、至井亭、見僧包裹衣服作一堆、度僧去遠、急束縛負之而趨、從他道直走閭門、就飯店宿、取酒痛飲而臥、黎明、聞街前念佛聲云、夜來被劫、乞布施僧衣遮體、牕隙窺之、見裸體者、卽所遇僧也、解其包、有白金二十兩許、民伺僧去、潛攜歸焉、嗚呼、如此惡僧、人那得知、那得不錐頭。

○邊將隱匿

各邊以　太宗有旨、虜入殺人五名以上、虜畜產九頭以上、邊將皆坐死、遂相與隱匿、人畜死亡至千百者、皆

云四人八頭

李實

成化中、閣住右都御史李實以進房中秘方行取至京、試不驗、遣歸、實上疏謂忽召忽遣、不知其故、詔姑與致仕、

分明紫皇帝火圖

黃慈貴

武宗在宮中、偶見黃慈、實氣促之作聲爲戲、宦官遂以車轂進御、慈假陡貴數月

朝廷一擧一笑不可輕易如此。

○○武廟南巡事

武宗南巡過淮安、謂孟都御史鳳曰、汝非一乳二子而竝顯者耶、凡時官王昉伯以網命之漁、鳳擧網奮張、僅如一笠、帝曰、官許久、尚不解漁耶。

武廟南巡時、蔣瑤爲揚州守、不肯横歛以媚權幸、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幷首飾數事、簿伏而進曰、魚値無所取、惟妻女衣粧在焉、臣死罪死罪

上熟睨之曰、汝眞酸子耶、吾無須於此、其亟持歸、魚亦不取值矣

江彬謗　上親征寧王、駐蹕南京、往牛首山打虎、後湖網魚、得蝦蟆、一內侍諛曰、此值五百金、　上曰、汝買之

武廟嬖南院一妓、每行必從、百官咸賄以求媚、一日　上侵晨從外入、妓翁尚臥、擁被欲走匿、　上從其旁疾趨、曰、免起、已而　上去、少選、忽聞門外鼓吹聲、乃都察院送扁至、金書免起堂三字

○蕭穎士僕

蕭穎士該通三教、性褊無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便至力殫、亮養瘡平復、爲其指使如故、或勸之行、答曰、豈不知、但慕其博奥、以此戀戀不能去耳。

世間憐才者何人。此乃僕隷之不如也。

○○溫公二僕

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溫公驚問、僕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

溫公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廁屋、問守園者從何得錢、

對曰、積遊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用、對曰、只相公不要錢

○高德基平江紀事二條

嘉定近海處、鄉人自稱曰吾儂我儂、稱他人曰渠儂你儂、問人曰誰儂、夜聞有叩門者、主人問曰、誰儂、外客曰、我儂、主人不知何人、開門方認、乃曰却是你儂、後人因名其處爲三儂之地、

誰儂我儂、此等問答可已、蘇人途中相遇、問者曰何往、答者曰、在此間、此等套語、亦最可厭、白獺髓載行

都語言無實、如語年甲、則曰本末、語居止、則曰在前面、語家口、則曰一篷牙齒、語仕祿、則曰小差遣、行都謂臨安也

吳人自相呼爲獃子、又謂之蘇州獃、每歲除夕、羣兒繞街呼吽云、賣癡獃、千貫賣汝癡、萬貫賣汝獃、見賣儘多送、要賒隨我來、

近日蘇州不聞此語、杭人開口曰某獃、豈獃有運已自蘇而杭耶

○老人貴人婦人入八反

老人貴人婦人各有數反。夜不臥而晝睡。子不愛而愛孫。近事不記而記遠事。哭無淚而笑有淚。近不見而遠却見。打却不痛。不打却痛。面白却黑。髮黑却白。如厠不能蹲。作揖却蹲。此老人八反也。夜宜臥而飲宴。早當起而高臥。心當逸而勞。身當勞而逸。當使錢處不使。不當使處却使。無病常服藥。有病却不肯服藥。人未做時爭做。人皆做時却不做。請人必欲人來。人請却不肯去。買賤物不嫌貴。買貴物必要賤。美妻妾不甚愛。平常侍兒却愛。此貴人八反也。不愛長子而愛少子。不愛子而愛

如不信人而信鬼。惜小錢而不惜大錢。爲姑時定怨媳。爲媳時却嫌姑。最忌諱。却最呪咀。最怕不到老。又最怕人說老。丈夫舉動。最善防閑。丫鬟淫奔。却不介意。此婦人八反也。

〇世事相反

今世人事亦有相反者。達官不憂天下。草莽之士憂之。文官多談兵。武官却不肯厮殺。有才學人不能文章。無學人偏說。富人不肯使錢。貧人却肯使錢。僧道茹葷。平人却多持素。閭閻會飲却通文。秀才却麤鹵。有司官多裁

豪鄉宦却把持郡縣官愈尊則愈言欲退休官愈不達
則愈自述宦蹟